

·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 刘勇 彭斌柏 / 主编

XING
DE DENG
FEN XIAN

张资平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性的等分线

2 033 9620 8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性的等分线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张资平 著



6048/2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责任编辑: 马朝阳

封面设计: 童行侃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蒋福彬

中国名作家性恋小说精选书系

性的等分线

刘 勇 彭斌柏 主编

张资平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激光照排

保定满城文斋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21千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7-303-02993-1/I·312 定价: 6.60元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不必讳言，性恋小说，究其实质是以描写主人公的性意识为主的小说，这就不可避免地凸现了其对男女关系及性经验的反映和表现。而且同样明确的是，尽管性恋小说与爱情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清楚的。如果说爱情小说一般是着力表现现实中的人在男女关系上的核心冲突即灵与肉的搏斗，那么性恋小说则分明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肉的一面。因此，这样的小说往往蒙受着文化、道德、社会、审美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的问世之日，往往便是其受责之时。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性恋小说所引起的反响不仅总是异常强烈，而且总是非常复杂的。《金瓶梅》所遭受的正反两方面的褒贬，使人简直难以剥离它的价值和它的糟粕；郁达夫的一篇短短的《沉沦》竟然在现代文学史上掀起那样大的波澜，群起攻击者有之，挺胸辩解者有之，更有一群连夜赶往上海购买作品并极力仿效作品主人公衣食住行的纯情热血青年！当然人们也不会淡忘刚刚过去不久的当代文坛上的所谓“性文学热”，读者既从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以及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中领悟到性描写所触及到的人性的深处，同时又为某些“越轨”的描写而深感不安和忧虑。对于性恋小说而言，责难和诱惑始终伴随着它。的确，这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沼泽的敏感区域，而且它并非中国所特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它是那样古老，从《诗经》便开始有了这样的论争；但它又是那样年轻，乃至当今世界任何涉足这一领域的作家，都很少逃脱同时享受赞许和鞭挞几项桂冠的殊荣。无论问题如何复杂，有一点是简明的：性恋小说总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这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问题的实质显然不应该是性恋小说所招致的反应如何，而首先

应该是它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

性，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管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类重大的命运较量（如战争、政治运动）都曾几何时想把它逼到一个死角，但它都会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从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喷然而出。东西方古老的文学故事早就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深思地说明了这一点。《十日谈》中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年轻人第一次随父进城，盯住一群正在戏水的女人，不解地问道是什么东西，父亲吓唬他说，那是“绿鹅，都是祸水”，不料年轻人恳求道：“父亲，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而《子不语》中也有如出一辙的故事：一自幼从师在深山修行的小沙弥，十多年后首次随师父下山，遇一女子，小沙弥惊问此为何物，师父正言厉色地告之“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回山后，师父问及小沙弥此行所感，没想到小沙弥悲伤地说：“一切东西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即使是祸水、老虎，人也难舍，也是天性使然，所以孟夫子断言：食、色、性也！性意识及其体验，是人生诸多体验及意识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纸上谈兵，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感受；它不仅仅是人们一时的饥渴，而是将伴随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命运动。霍理士就曾说过：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这种大自然神秘的恩赐，人类才得以继续繁衍下来，才能长久地作为万物的灵长而君临一切。因而，性本来就是伟大的、美好的、值得讴歌的。但是，从西方到东方由于宗教神学的禁欲和长期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压抑，加上“人是文化的产物”这种理性观念的巨大威力，这个本来是很自然的、很透明、很高尚的性反而被弄得很不自然、很神秘，甚至很卑下了。性是伟大爱情的基础，没有性，爱情只会变成苍白的梦呓！我们难忘十四岁的普希金见到自己的意中人时那激情洋溢的心灵震颤：“一颗火热的心被征服了；/我承认，我也坠

入了情网!”我们更加能理解章永璘见到充满青春活力、美丽而袒露于水中的黄香久的肉体时对于性的苏醒和渴望!性,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是世界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动力,但它确实是一个人为极为重要的生命体验。性的魅力往往是伟大而神奇的。我们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当会看到性在男女关系中所带来的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人们惊异于作家用如椽的大笔描绘出的伟大而残酷的战争,设置出的奇妙的构思,刻画出的美妙的人物,同样,人们倾慕于那些文学巨匠们笔下所描绘出的男女关系中的性的魅力。应该承认,令人目眩的爱情只是对两性中“性”抽纯之后的结晶,没有性,爱情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们沉溺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纯洁无望的爱情,也被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而那首描写唐明皇爱情的《长恨歌》更是经久不衰,正是男女关系中性魅力的自然展现。在这里,性不是一种挑逗,而是一种男女关系经过长时期文化模塑后的默契。而对于人来说,性的伟大与崇高恰恰在于它决不单纯是原始生理欲望的冲动,它是与心理、智慧、情感、道德、伦理融为一体的,是紧紧伴随着责任感、审美感和社会效应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性本能是与人的社会性、时代性相联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从来都成为以展现、挖掘人的本质为己任的文学所描写的重要对象,诚如恩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性的意义对人生、对文学不仅仅是能量,是素材,从肉欲本能到感性认识再到艺术美学,这一升华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性意识的不断扩展,因为“感觉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认识器官,它们的认识功能与其欲求功能(肉欲)浑然一体,它们是满足爱欲的,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这就是说性意识不是被动的、原始的,它是伴随(有时是促进)着人的社会意识、审美意

识发展升腾的。因此它成为表现一个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情感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性在人身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许多作家在展示人物命运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作为描写的重点，因为描写一个人的性体验、性意识以及对性的态度往往能达到别的方面难以达到的深度。鲁迅在表现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时，如果仅从人物一般的外在行动上表现，虽也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易达到鞭辟入里的地步，因而采用了对人物性意识的挖掘。四铭《肥皂》美其名曰是给妻子买肥皂，实则满足自己对白天所见母女乞丐的意淫，而高尔础上下课前后一系列内心焦虑，正是他内心性焦虑的表现，这样就直入他们的内心，撕下了他们道貌岸然的面纱。这种眼光才是入木三分的，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认识，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独到见解。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性心理的深刻描写，同样是鲁迅对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也是鲁迅作品自身深度的标志之一。而我们之所以说贾宝玉是一个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也主要来源于他对女性采取的与上辈人不同的态度，也在于他身处美女如云中的价值选择与行动。而这些人物，如果不用这种性的方面来表现，就很难让人体会出主人公各自的性格特征。郁达夫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勇敢地展示了性苦闷在当时青年（包括作者本人）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基本事实，而且它从性的压抑、苦闷和觉醒这一侧面揭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本质特征。同样我们之所以说样板戏中的人物太假，正是他们抛弃了这些方面，主人公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没有七情六欲，这样一种机械、公式化的人，势必会把他们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躯体变成了一具传达特殊意义的干尸，因而人物便显得极不真实。唯其在作品中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意识，当然不是那种泛性表现，因而人物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同样作家也才是一个真实的作家。

同时应该看到,性爱在文学描写的进展过程中也是一个标志人性解放的重要尺度,性爱观念、性爱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映现,都是时代进步、人类觉醒的标尺。恩格斯在阐述现代性爱的意义时说:“现代的性爱,同纯粹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从《十日谈》、《金瓶梅》到《儿子与情人》、《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不仅从这些作品的性描写中看到了人类不断觉醒的进程,而且看到了作家们为探求人性本质、促发人性升华所做的不懈努力。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每当一些性恋作品问世,便会随之出现所谓的轰动效应。当然,人们对经典名著的倾慕和与之产生的共鸣是很好理解的,问题是有些性恋作品在思想与艺术方面往往都是很不平衡的,但它们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有些性恋作品的行销量往往是其它作品望尘莫及的。因此,从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审美思考来看这些作品的产生,不仅很有意思,而且有时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自然有鲁迅所说的那种读者,他们“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集·小杂感》)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读者决非个个都是具有窥阴癖的心理变态者。但读者的兴趣和选择又决非可有可无的指针,他们的审美取向,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作品的实际价值。我们不认为读者决定一切,但我们相信读者的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是紧连着作品的实际效应的。在这一点上讲,读者数量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从根本上讲是读者对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自己的理解。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对于性意识的长期禁

锢，不仅加剧了人们对性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而且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潜在的逆反心态。尤其是千百年来那些层出不穷的虚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更强化了人们的变态心理。而“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的禁锢，使人们得以从反封建的时代要求出发，表现出对人性及人生重新认识的哲学思考。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包括对性意识的极力张扬，不仅是一种历史潮动，而且成为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心态。因此，人们对性意识的觉醒和追寻，与郭沫若、郁达夫、穆时英等人的性恋小说契合了，甚至对张资平等人缺乏美感与思想深度的性恋小说，也接受了（张资平1926年出版的性恋小说《飞絮》一书竟行销数十版）。关键是人们在这些性恋小说中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实，也看到了他们自己。与其说人们对这些性恋小说有兴趣，不如说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和要求感兴趣！这恐怕也是性恋小说每每得以产生轰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内涵。

性爱小说有着极其复杂的状况，它是美丽与邪恶的交相结合。在性爱小说中，人们既能感觉到性爱的伟大、创造与魅力，也让人们看到它的压抑、畏缩甚至煎熬；它有着如《西厢记》中那样纯洁而美丽的丰富意象，但也不免有《金瓶梅》那样对性行为的露骨描写。它的美丽使人向往，然而它的邪恶往往令人退避三舍，同时人们还会因为它的邪恶而不去正视它的美丽，在给孩子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齐泼掉。这里确实有一个度和作家创作态度的问题，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精华与糟粕往往也在这里产生了分野。

主编 1993年初春于北京师大

选编者序

从五四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到不耻于民族的汉奸文人，从积极探讨性恋问题的社会意义到沉湎于对肉欲故事的粗编滥造，从建立性恋小说艺术框架的追求到走入性恋小说僵死的模式的歧途，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脱了轨道的星球”。

他就是张资平。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张资平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但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他却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与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多半是“肉欲讴歌者”、“色情描写狂”、“多角恋爱专家”等“桂冠”。这本身就足以决定了张资平在现代文学史上悲剧命运。

这的确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不仅仅在于张资平最后人格上和政治上的颓废堕落，也仅仅在于他那为数众多的作品本身，而且还在于他那异常矛盾复杂的人生哲学及创作思想与方法，甚至在于他曾经拥有过那么多的读者！

张资平(1893—1959)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早年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发起创造社，是前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小说创作，1922年2月出版的《冲积期化石》是张资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张资平先后创作了24部中长篇小说，出版了5本互不重复的短篇小说集。不夸张的说，张资平是五四第一代小说家中最多产的一位。他的早期创作多取材于留学生的苦闷生活，主张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但是“描写两性间的纠葛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在初期，他描写两性关系的小说，还提供一些社会问题。或者写义理与性爱的冲

突，或者写因社会地位而引起的恋爱悲剧，……可是，性生活的观察渐渐引他入了歧路。他写了不少的恋爱游戏小说，他也发表了不少的变态性欲的作品。”（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终于，张资平渐渐地、深深地陷入了自己制造的多角性恋游戏之中。性恋小说使张资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样，性恋小说又毁灭了他的才华，使他永远在文学史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张资平最后的政治堕落与他的性恋小说并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思想情趣的庸俗低下与政治情操的颓废沦丧往往又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如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张资平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些性恋小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应该看到，张资平的性恋小说是一个复杂的含有多重因素的组合体，并且有一个曲折多变的发展过程。正视这一现象，对了解文学史，认识并反省一种特殊的人生形态无疑都是有益的，而回避只能是一种短视和悲哀。所以，在选编这套现代性恋小说的时候，我们没有绕过张资平。

二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作家，张资平是平庸无奇的，而作为一种现象，张资平及其性恋小说却是非常突出的。客观地看，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对性意识竭力张扬，把性描写的透明度极大增强的，当首推张资平。在他数百万字内容庞杂模糊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清晰的似乎只有一个字：性。性成为他作品里的“爱之焦点，”并由此放射出种种眼花缭乱的“线”：性的“等分线”、“回归线”、“双曲线”与“渐近线”等，这些“线”构成了又多又畸形的三角、四角以至多角的性爱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在“不平衡的偶力”作用下，滑向“爱与时代的歧路”。这不是用张资平作品的名字在堆砌文字游戏，这确实是其作品的内在逻辑。

张资平的性恋小说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观点是人的原始本能，“观察人类先要由生理的方面写”（张资平《文艺史概要》）：情节是以性欲为中心的多角恋爱故事，并佐之以强烈的恋态刺激；人物形象的社会属性乃至性格特征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性别，而且他们全都是“性的屈服者”。可以说，在张资平的主要创作中，我们读到的基本上只是一个不断重复的故事，看到的大体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把张资平整个创作及其理论的“精华”概括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是极为精彩的、透辟的。

然而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张资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那个故事、那些人物，虽然使他的作品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难以攀上艺术审美的天平，但却极为浓烈地突出了其整个创作的总体性特征，而这种总体特征已不再限于文学创作本身，它不断重复地传达出（尽管不一定是有意表现出的一种人……思考，一种缺乏审美内涵却有着深刻认识价值的思考，表达着一个活跃的、令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命题。这种价值和命题并不在于张资平所描写的那些性恋故事本身，而是在这些故事背后所包含的时代社会也包括作者自身在内的种种困惑和迷惘。张资平性恋小说模式在一次又一次承袭单调乏味的性爱故事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客观表明：性爱毕竟是人类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生命意识。但是如何升华这种意识？如何在不仅属于肉体也属于精神的两性关系中艺术地表现灵与肉的撞击？如何以人的性本能来揭示人的社会性？在这些问题面前，张资平及其创作陷入了苍白无力的境地和深深的迷惑之中，而这种苍白和迷惑却给我们提供了富有时代历史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张资平1925年创作的《不平衡的偶力》在这方面或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作品以一种完全发源于人的本能的“偶力”，打破了人物情感与性欲的平衡，打破了人性与社会性的平衡，也打破了作品本应具有的认识与审美的统一。正是这种“偶力”支撑着张资平整个创作倾斜的框架。对张资平这种倾斜创作模式进行道

德上的评判是很容易的，但困难的是准确把握这种创作模式的深刻背景。面对张资平不断重复的性恋故事，我们也产生了一种不断重复着的疑虑：通过这些性恋故事，我们在客观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些性恋故事的潜在的内容到底体现在哪里？那种疯狂的性欲亵渎了上帝，难道就没有毁灭人类自身？那种毫无理智的乱爱不正标明着正常人性的沦丧？那种可怕的性混乱不正暗示着正当性欲的严肃和重要？

当然张资平性恋小说在性描写方面的某种随意性和挑逗性理应受到人们的指责，他的那些没有节制和艺术处理的性描写也无疑给人们以粗俗、丑陋的感觉。但我们又不能不发现，这种描写事实上映现着我们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它是我们民族多少年来伴随着封建伦理道德而存在的荒淫无耻、人欲横流的畸形象征，它是对那些在道德家、伪君子道貌岸然外衣之下的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丑行的变态揭露，它是对以往封闭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当中的某种卑微心理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是一种对奇特文化的奇特反思，是以充满猥亵的性描写揭示了充满矛盾的性文化：虽有强烈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却没有自觉和科学意识上的性解放；虽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却无法消除黑暗之中数不清的种种罪孽；虽有堂而皇之的说教，却又有灵活多变的辩词……还是我们民族性文化的这种巨大矛盾导演了多少历史和现实悲剧！张资平的那些变态的性恋故事只不过在这方面催促了我们的思考。

三

我们还发现，在张资平的性恋小说中，与千篇一律的故事情节不同，其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却都是呈现出一种较大的矛盾反差：男人们一方面表现出那种雄性动物特有的占有欲，并多方面表明这种占有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种摆脱不了的负罪感，总

是在下意识里不停忏悔自己深重的罪过。女人们则一方面无力地重温着多少年来的道德规范，恪守着早已不存在的那些所谓美德；另一方面又总是在内心深处燃烧着主动的欲火，并时常在行动中表现出对男性的蔑视和反抗。因此曾有一些评论对张资平笔下的女性所表现出的不可压抑的疯狂性欲大加抨击，认为这种描写是不真实的，是完全为了图谋实利的人为编造。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这种描写在表现面上的不真实，恐怕张资平本人也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纯粹出于谋利，他尽可以在这方面编造出大量“更真实”的东西来，却为何偏要编造这些能明显看出破绽的东西呢？显然，这里有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矛盾：他想尽可能编造出“更真实”的东西来迎合读者，但潜意识告诉他，似乎只有这样写才能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女性在长期压抑之下比男性更为痛苦的性苦闷。应该说这确实是更真实的东西。可见，在人物性心理的矛盾反差之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沉淀着张资平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沉淀着他对时代发展和现实变动的理解，沉淀着他在传统文化与现实变动相冲突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于人为的编造之中无意识地流露出颇为真实甚至颇为深刻的历史积淀——我们再次感到张资平性恋小说在审美与认识上的不平衡，再次意识到在他那些性恋故事背后所潜隐着的本质内涵。

限于篇幅，我们基本没选张资平性恋题材的长篇小说，而是集中编选了其有代表性的中短篇作品，尽管如此，张资平整个性恋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都已尽在其中了。

目 录

总序：美丽与邪恶的较量	刘 勇 彭斌柏(1)
选编者序	(1)

爱之焦点	(1)
双曲线与渐近线	(17)
性的等分线	(28)
不平衡的偶力	(43)
梅岭之春	(64)
性的屈服者	(83)
寇拉梭	(103)
她帐望着祖国的天野	(132)
约伯之泪	(148)
苔 莉	(172)

爱之焦点

“N 姊！闻你与 M 家之约已成，甚慰。从此姊履佳途矣。不知姊亦容不幸人从姊友众之后祝姊之幸福否也！吾因姊故，远道来此，今目的既达——欲置姊于幸福之域之目的既达，可以归矣。日前计划以为归时必有为我伴者，孰知吾仍须独行此五十里山道耶！K 村坦道本可行，唯 L 牧场是吾侪伤心地，何忍再睹？……尚有像片一枚存姊处，今 M 家之约既成，则像片徒为姊日后之累耳。望掷交来人带回。……”

她由楼上望着他和一个年轻的美丽的女孩儿在楼下过去之后，呆呆的出了一回神，然后慢慢的跑到她平日很珍重的文筐前，打开筐盖，寻出他五年前给她的那封信来读。读了之后，懒懒的倒在一张藤椅上，双掌伸向脑后叠着，把头枕在上面。那张半新不旧的信笺由她膝上被吹下来，她也不管——不是不管，她像没有觉着

——她只凝望着对面壁上挂着的她的丈夫的像片。

“精神的爱和物质的欲是很难两立的。”这个问题她研究了多年，她终不敢把这个问题否定，因为事实上她是给物质欲支配着。她思念他的心敌不住她原谅她自己——原谅她对他失信——的心！

现在他把她五年前对他的态度演回给她看了！两两比较，她才领略到他五年前写了这封信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悲痛！

论起社会上的名誉和位置，他果然赶不上她的丈夫，所以她就硬着心肠离开他了，但应当流的泪还是一样的要流，就这一点，她想他该宽恕她的了！

五年前她接到那封信的时候，她在客厅里的风琴面前站着。送信的那女孩儿交了那封信给她后，望着她拆开那个信封，也望着她展开那张信笺，望着她朱唇微动的读，也望着她读完之后伏倚着墙壁咽泪。

“你回去告诉……”她竭力忍着，不愿给那送信的女孩子看的热泪，像有意和她为难，倒益发流得多了。

她忙摇了几次头，想把这种追忆打断，但她不知什么缘故，今天像没有这种力量。

“我不该把像片寄回给他。把像片寄回给他是他对我的一缕之希望截断了！所以他恨我到极点了！”她略一转身，叹口气对自己说。

“但是我怎能够带着他的像片到这家里来？我不能不把那张像片还他！这是我对我的丈夫，也是对他应做的一件事！”她接着又自己辩护。

她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接到那张像片——他最得意的作拿破仑姿势的像片——的时候，竟气哭了。她又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把像片后面“To my future wife To my loving sister.”几个字涂抹掉了。她最后又从她的女友那边听见他恨得什么似的，终于把那张